

# 舌尖上的踏春

本报记者 尹婕

楼下的桃花、玉兰花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开了，张着粉白色的笑脸。我推开窗，春风送来它们淡淡的香气。

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每一个季节都有独特的味道，它让我们记住时光的模样和家的气息。

## 春风花草香

想起年少时，每到这个季节，气温一天天高起来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棉衣渐渐穿不住，父亲便会领着我去老家附近的大运河河堤，半为踏青，半为寻野菜。河堤下，水面宽阔了不少，从运河水面吹来的风里有芦苇的气味。河堤上，青草早已没过脚踝，植物的香气和着湿润的泥土味飘散在空中，钻进鼻孔。我们的身体似乎一下子轻盈起来，甩开手脚，跑进草丛里。枸杞头、荠菜、马齿苋、蒌蒿、蒲公英，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菜，一日赛一日地拔高。这些挺过一冬的野菜，体内似乎藏纳着天地灵气，根根透着一股精气神。

蒌蒿长在水边，这是一种口感“极清香”的野菜，汪曾祺赞它“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”。我的家乡距离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不远，野菜种类也十分相似，他说：“枸杞到处都有……本地产的枸杞子没有入药的，大概不如宁夏产的好。枸杞是多年生植物。春天，冒出嫩叶，即枸杞头。”

父亲最爱的便是凉拌枸杞头，洗净之后，用开水焯一下，切碎，撒点盐，淋上香醋和麻油，便可上桌。初尝微苦，咽下时，喉咙处竟有几分甘甜，那种独特的清香便再难忘。这样的滋味，每隔几天我们便会想念。温度不断升高，枸杞头眼见着颜色深起来，口感也不再如初时那样鲜嫩，我们便会尽量多采摘一些，回到家，铺在竹匾里，在太阳下晾干，待到秋冬时节，和着肉做成馅儿，包子、包饺子，又是另一种美味。

## 人间烟火气

都说春色三分，一分在野。又一个春天来了，和风让人们惦记起野菜的香气。

春天，最是品味人间烟火气的好时节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“不知马兰入晨俎，何似燕麦摇春风”“蓼茸蒿笋试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觅春色、识春味，诗人们大概是最先发现“野菜之美”，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的人了。

惊蛰之后，野菜种类一下子多了起

来，荠菜、春笋、马齿苋、香椿、婆婆丁、马兰头，在江苏南京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，市民生活渐渐回归日常。科巷菜场里，热爱野菜的南京市民正在挑选刚刚上市的时令野菜，丰富自家餐桌。今年，更多的商户选择“云售卖”，将原本摆在农贸市场的野菜搬到互联网，人们在家动动手指，即可把田野里的春味带回家，足不出户就能品味春天。

3月初，山东临沂的农户“月月鲜”开始通过微信、淘宝店铺售卖各种时令野菜。他拍摄的照片里，野菜菜根上还带着湿润的泥土，香气似乎隔着屏幕都能透出来。“好多来买的都是老顾客了，都想尝个鲜。”“月月鲜”告诉记者，这些野菜有些是自己去野地里挖来的，也有些是向附近村民收购来的。“过去这些野菜散在田间，现在都成了人们的‘心头好’，一斤的价格在6元—8元。”

“过去我们吃野菜是为了果腹，如今是为了健康。”北京市民许从军感慨，几十年间，野菜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现在人们吃野菜，吃的不仅是美味，更是一种惬意。



春天当然也是有味道的，桃花香、梨花香、玉兰花香、青草香、泥土香，还有野菜香。四时更替，适时而食，是中国人在与自然相处中形成的生活美学。万物生长，眼下正是一年中吃野菜最好的季节。



## 至味在故乡

过去几年，每年春天我总会带孩子去野外看花识草。这个春天，宅家的日子里，在厨房里带着孩子认识野菜、感受春天的味道，成了我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。两三道

野菜经过简单烹饪，绿油油地摆上餐桌，清爽爽，我们完成了一次次舌尖上的踏春。

张晔选择做一道腌笃鲜来记住这个春天。刚上市的春笋，配上鲜肉、火腿，小火慢炖，咕噜咕噜冒着泡，能让人“鲜掉舌头”。“每年春天，我都会做上几回腌笃鲜。”这是已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张晔最喜爱的家乡菜，“人的口味是很难改变的，故乡的味道根深蒂固，哪怕经年累月，只需一丝一缕，足以抚慰内心。尝到汤的那个瞬间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，春天来了。”

在每个人心中，“故乡”大概是最能引起共鸣的词了。离家越久，对故乡的情感就会越浓烈。

“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，乡间不必说，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家人都可以随时采食，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‘苗篮’，蹲在地上搜寻，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。那时小孩们唱道：‘荠菜马兰头，姊姊嫁在后门头。’后来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，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，须得自家去采。”周作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中娓娓道来，一幅浙东风俗画如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，点缀其间的正是最平凡的野菜。故乡的食物也多次出现在汪曾祺笔下，他曾专门写过故乡的蒌蒿、枸杞、荠菜、马齿苋等。这些野菜中不仅有故乡的春色，还有故乡的味道。

左图：京城春色。

本报记者 尹婕摄

上图：下乡挖野菜。 来自网络

宅在家中，翻阅旧照片，一组蒙古马踏春的照片，让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春天。

位于乌梁素海南岸的额尔登布拉格草原迎来了踏春节。草滩上，春草刚从覆盖的残雪中挤出一抹鹅黄，似乎已能听见它在地下生长的声音。

初春的乌梁素海没有想象中那样清澈透明，晨曦中薄雾霞光掩映下的涟漪波光，有节奏地颤动着。这时，一阵清风将陈腐芦苇中泛绿的馨香和淡淡的鱼腥味送给踏春的人们。

赛马是踏春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，也是这一带蒙古民族的古老习俗。每年大雁回归乌梁素海、绿染草原的时候，人们总会赶着马群在广袤的草原上施展身手。骑手们早早地为各自心爱的坐骑梳洗打扮，并配以华丽的鞍鞯与银质的马镫，为一年一度的迎春赛马大会做准备。这里的蒙古马品种优良，是蒙古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中培育出的优良马种。这些马身躯粗壮，胸阔头宽，肌腱发达，四肢结实有力。

这天早上，沉寂了一晚上的乌梁素海在各种水鸟的嘈杂声中醒来。临岸的绿草滩上，藏青色的、红色的、浅黄色的马群在牧人的吆喝声中踏踏踏地涌出，它们浑身油亮，体态匀称。

马群在牧人巴特尔大叔的驱赶下，时而如同潮水忽东忽西，时而又像一股洪流呼啸奔腾，在湿漉漉的浅草滩上发出轰鸣，马鬃也跟着上下飘动。这时，一匹藏青色的小马驹突然高昂起头，向着苍穹“咴咴咴”地嘶鸣几声，整个马群顷刻驱动起来，有的扬蹄前刨后踢，有的前蹄腾空，后腿直立，展示着力量与美。巴特尔大叔一声嘹亮的唿哨，草原顿时平静下来，所有的马儿都等待着主人的调遣。

一场惊心动魄的赛马即将开始，参赛的马儿做着赛前准备。有的俯首啃地，微微喷出鼻息，有的轻轻颤动臀尾后蹄，步态婀娜地来回踱步，还有的仰头嘶鸣，脖子一缩一缩地积蓄着力量。这时，巴特尔大叔的唿哨再次响起，在一片轰鸣的马蹄声中，马群闪电般地从乌梁素海临岸的草地上卷过……

马蹄声中，一些在土洞里蛰伏了一个冬季的小动物们也开始探头张望了，那些刚刚飞抵乌梁素海的鸟儿，在水面滑行一段后，振翅欲飞。原野上，抵御了一个冬季风霜冰雪的柠条上，淡淡的小黄花悄然绽放。老牧人手中的马头琴响了，时而如同万马奔腾，时而又如泣如诉；时而高亢有力，时而又如行云流水。那一刻，马蹄有节奏地敲击着大地，乌梁素海的水鸟鸣唱着动听的歌谣，这些声响和马头琴声组合成气势磅礴的迎春交响乐。

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，看着这些奔马的照片，我顿觉精神一振，似乎回到了那个春天的草原，让我振奋的不仅有春天的暖阳，还有蒙古马善拼搏、能吃苦、一往无前的精神。

霞幕落，百鸟还巢，苍山如黛。古民明烛，遂入农家小屋，“八仙”列座，山珍佳肴食于腹，矿物甘泉润于心，举杯社康，曲水流觞，品者应。家常夜话，窃窃私语，娓娓而侃，身心愉悦，物我皆忘，升华境界，登峰造极。梦幻若“仙子”，“桃花源”中游。

图为四叠龙井瀑布。

## 湖南芷江：

# 文旅业歇业不歇劲

田 鸿 杨莹秀

日前，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将录制的和平城、研学营地、和平湖水上娱乐、五星级酒店等4个文旅重点项目视频报送到“2020怀化市生态旅游产业重点招商项目网络推介会”，将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呈现给观众。

疫情期间，芷江文化旅游业歇业不歇劲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组织专业团队，制作VR虚拟展厅，让游客足不出户也能通过手机在家看展。

“利用疫情空档期，我们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苦练内功，开展在线培训学习，从文化旅游服务、景区建设到文旅营销、研学旅行路径探索，可谓丰富多彩。”芷江县文化旅游部门负责人李艳军介绍，为减轻疫情对文化旅游业的影响，促进文化旅游消费复苏，释放文化旅游品牌魅力，芷江依托和平文化、

图为游客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。 来源：湖南日报



雨落在砂土上，扑簌簌；雨落在树叶上，啪嗒；雨落在屋瓦上，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？

周末，细雨绵绵，我和朋友去大山深处的安徽桐城市唐湾镇蔡畈采风。车如一尾游鱼，沿着进寨的水泥路游了不到两公里，便到了寨门口。我们撑着伞，下了车。伞面上传来的雨声弱下来，前方山林掩映处的轰鸣声显得更加清晰。那是一挂四叠瀑布，从屏风似的山体上，四叠四咏，飞流直下，訇然作响，震得脚下的石桥也在颤抖。此潭被称为龙井，此瀑被称为四叠龙井瀑布。

白亮的瀑布是送给我们的见面礼，更好的风景还在寨子里。乘车翻过屏风似的山峦，我们来到停车场。停车场边的山坡上，站着5棵树龄300多年的古松，如五岳相聚，顶天立地。雨伞稍稍一抬，不远处一群灰墙黑瓦的古建筑映入眼帘。

这是一座四合院式古建筑，依山势而建，上下两层木框架结构，体量庞大，足有100多间。第一道大门左右两侧有黝黑的石礅防护，门楼上有一块木匾，斑驳褪色的四个大字“宝婺增辉”，掀开了苗尖寨发展史的一角。明代末年，远在江西婺源一带的吴氏家族为避战乱，不远千里，瞄准山尖（二姑尖山峰）迁徙至此，筑土为房，刀耕火种，繁衍生息，吴氏村落就此形成，此地便称为苗尖。

走进建筑群的第一道大门，里面是天井、穿堂、四合院。前后四进，重重叠叠，环环相扣，每一步都设有主道、中厅、正堂以及东西厢房，回环布局，户户相通，将整座建筑群连成一个整体。

四合院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，墙壁斑驳，木梁黝黑，牖窗酱紫，堂屋里摆放着曾经使用过的

风车、水车、纺车、斛桶、花轿、火桶、木摇床等生产和生活用具，旧时的气息，在这里萦绕。摸一摸这些古朴的木质器具，似乎握住了先人的手，苗尖寨先人的智慧，被镌刻进这些器物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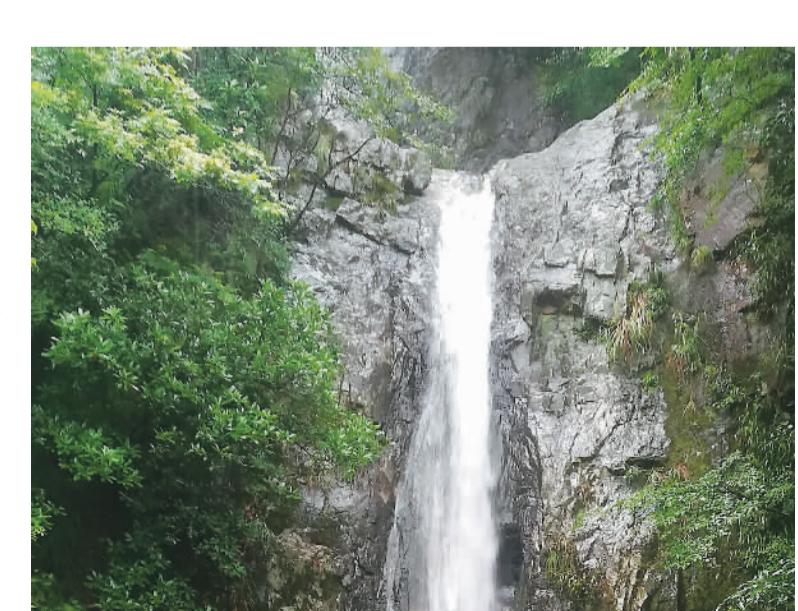
雨，落在四合院的屋瓦上，有时如铁锅里爆玉米，“噼哩啦啦”炸成一锅粥；有时又如春蚕噬食，“沙

风落在砂土上，充耳膜的，便是民乐合奏的回响。有人说，“最重要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”。此刻，我和朋友就站在苗尖寨民居的屋檐下听雨，耳根清净，一如水洗。

如洗的梵音，不绝于耳，给屋檐下的我们涤去仆仆风尘。

## 安徽桐城：在苗尖寨听雨

疏泽民文/图



水洗的古民居，水洗的五棵松，还有那水洗的乡村旅游标识牌，在我们离别的视线中渐行渐远，我又想起在标识牌前读过的文字：“缘峰回路转，寻柳荫花明，达古居门前，仰古建筑雄伟，‘宝婺增辉’，徐趋而入，越中厅，登明堂，聆听村人备述百年沧桑……至若晚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 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